



# 一支画笔复刻记忆里的岑村

□ 大志

岑村,一个坐落在江南水乡的古老村落,境内三面临水,河塘星罗棋布,不仅滋养着人们的生活,更为这片土地注入无限生机。

2023年,《百年岑村》一书发行。翻开岑村百年历史的长卷,薪火相传的乡土文脉跃然眼前,一个“看得见山,望得见水,记得住乡愁”的美丽乡村呼之欲出。而书中一组硬笔画插图,经过江苏省美协会会员、常州市中吴书画院顾问姜家骥先生半个多月的创作,再现了洛阳镇岑村旧时场景。

## 乡野孩童的甜蜜回忆

### ——换糖

换糖人肩挑着担子,手摇着拨浪鼓,一副光亮的货架压在蹒跚的步履上晃荡,这无疑是无数的岑村乡野孩童心中最甜蜜的期待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许多农民想方设法利用农闲季节外出挣点现钱贴补家用。当时岑村大队的前巷、夏家头、陆家头、苏公岸、后巷等生产队都陆续有人外出换糖。年长者就近换糖,而年轻力壮者则远赴他乡,奔赴无锡江阴、浙江煤山等地,换取当地特有的小物件。

制糖,是一门精湛的手艺。夜幕降临,换糖人将麦芽糖熬制成糖饼。铁锅中中文火慢炖,木铲轻搅,防止糖液粘连。半小时后,熬制好的糖液倾倒在青石板上,冷却后在“搭杆”上反复搭拉,待其变得白亮而有韧性,再



撒上滑石粉,糖饼便制成了。

换糖,更是一门深奥的学问。换糖人往往需要提前摸清线路,待到清晨饭后挑起货担,一个箩筐上面放一块面板,面板上面放糖饼,还要放一块有刀口的铁板和用螺帽做成的小铁锤。因为出担时是轻担,所以一般先走到离岑村十多里开外的村庄,再沿途返回,见村就上,边走边敲铁板,同时放开喉咙吆喝:“换糖啊!换糖喽!破布头、鞋皮头、牙膏皮、破套鞋、废铜废铁、旧雨伞都可拿来换糖啊。”

每当铁板声起,村民们的欢呼声也随之响起:“常州笃笃糖来了。”大人小孩纷纷涌向换糖人,或以废旧物品换取糖块,或用零钱购买。比较精明一点的大人总要饶一点,甚至要饶三次,还说“换糖三饶头,不饶要变痢痢头”,这也是“换糖三饶”的由来。

如今,几十年过去了,麦芽糖的香甜依旧让人难忘。尽管现在超市里也能买到麦芽糖,但记忆中的味道却始终无法复制,它深深烙印在每个人的心底,成为一段永恒的乡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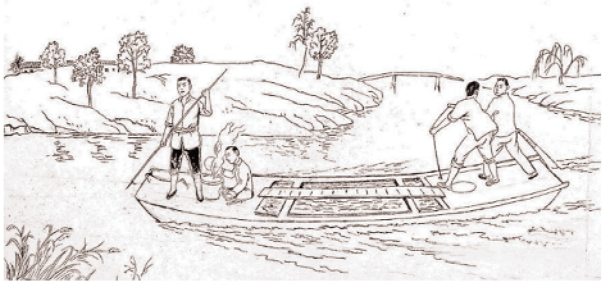
## 永不褪色的记忆

### ——摇氨水

有不慎,便可能船毁人亡。

装满氨水的归途更是险象环生。在黄浦江中,大小轮船穿梭,激起的水浪高达数尺,小船如同一片落叶,在波峰浪谷间颠簸。胆小者只能躲入船舱,生怕一个不稳便坠入江中。而江南水乡的河道上石砌圆拱桥众多,有的地段河面狭窄,桥孔稀少,过桥如同闯险关,每一次都是对勇气和智慧的考验。

历经重重磨难,满载氨水的船只终于安全返回生产队。尽管氨水易挥发,作用有限,但在那个年代,它对农业生产的贡献在人们心中却是无比巨大的。这段摇氨水的往事,不仅见证了岑村人的坚韧与勇敢,更成为一代人心中永不褪色的记忆。



上世纪60年代,生产队的壮劳力们不仅肩负着挑担、挖泥、挑粮、锄地、开垦等繁重劳动,更需绞尽脑汁为田地增肥。而在那些勤劳的农人心中,记忆最深的莫过于“摇氨水”。

随着岑村种植茬数的增加,肥料的短缺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,供销农资部门想方设法从上海搞到氨水,需要用船运回来。于是,一项艰巨的任务应运而生:前往上海摇氨水。从岑村出发,沿水路跋涉200多公里,途经无锡、苏州、嘉定等地,最终抵达黄浦江。摇氨水是一项既艰苦又

危险的工作,不仅需要强健的体魄,还需要过硬的驾船和游泳技能,只有生产队的顶梁柱才能担此重任。每次接到分配任务,岑村的4名青壮年男子便会携带粮食、蔬菜、被褥、行灶、柴草等生活必需品,启程前往上海。往返一趟,短则六七天,长则十余天。一路上,他们风餐露宿、昼夜兼程,无论是顺风扬帆还是逆风拉纤,都需全力以赴。夏天,水泥船上热浪滚滚,夜晚难以入眠,船内如蒸笼,船外蚊虫肆虐;冬天,握竿撑篙,寒风刺骨。抵达上海,潭子湾潮起潮落,水流湍急,稍



## 农耕界的闪耀巨星

### ——蒸汽机船

上世纪四五十年代,如果问谁是农耕舞台上最闪耀的明星,绝大多数岑村人定会毫不犹豫地投蒸汽机船一票。蒸汽机船的到来,为岑村这片土地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。

每当蒸汽机船的身影出现在河岸边,总能引发一片欢呼雀跃。孩子们兴奋得如同过节,农人们则对它充满着好奇。这些蒸汽机船大多来自无锡,抵达指定河浜后,船主便指挥伙计们将一节节铁制的大水管连接起来,直通主水渠。这些直径三四十厘米的大铁管,一旦架设完毕,便如同威武的士兵,守护着农田的生机。准备工作就绪后,伙计们将一捆捆木柴投入炉膛,炉火熊熊燃烧,烟囱随即冒出滚滚黑烟。随着锅炉内的水逐渐烧开,活塞开始有力地往复运动。此时,机船技师用“纸赤”在汽缸中点火,两个伙计摇动直径约1.5米的大盘头。当大盘头发

出“轻啾、轻啾”的声音后,便开始上皮带。皮带上好后,水泵开始运转,机船发出有节奏的“乒乒”轰鸣,仿佛奏响着一曲胜利的乐章。伙计们再往水管里灌水,排出进水管的空气,直到白花花的水柱从管子内喷涌而出,机船便正式进入灌溉状态。

由于岑村有广阔的土地需要灌溉,蒸汽机船不得不昼夜不停地工作,一般进村打一次水都要连续运作几天几夜。其发出的单调而有节奏的“乒乒、乒乒”声,粗犷而强劲,震撼着初夏的田野,为田地带来了勃勃生机。

直到上世纪60年代,岑村的电灌站、排涝站等相继建成,蒸汽机船也随之退出了历史舞台。



武进区委党史工委、区地方志办协办

